

HONGKONG LITERATURE STUDY

創刊號 2009年2月

黃維樑 資於故實，酌於新聲

璧 華 對香港新詩編選的意見

東 瑞 尋回人性中失落的童真

古 松 作家筆下的法律執行者

徐訏專輯 莊若江 何 慧

古遠清 寒山碧

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

HONG KONG LITERATURE STUDY

雙月刊

(創刊號)

二〇〇九年二月號

出版：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

九龍牛頭角道33號宏光樓C座七樓三室

E-mail: kfman617@netvigator.com

社長：鍾子揚

副社長：張 潛 黃國兆

編輯：《文學評論》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林曼叔

編 委：黃瑞珍 林也牧

印刷：博藝坊工作室

九龍旺角廣東道998號高明商業大廈20樓A室

電 話：2322 1309 圖文傳真：3012 2694

發行：聯合物流書刊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大廈三樓

電 話：2159 3625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文 學 評 論

HONG KONG LITERATURE STUDY

雙月刊

(創刊號)

二〇〇九年二月號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文學創作，也有它的文學批評，兩者是互相促進的，共同提高的。文學創作的發展從文學批評得到有益的啟示。誰都知道，一個作家，一部作品通過批評家對其藝術價值作出鑑賞、評價而得到肯定。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壇，曾出現了普希金，繼而出現了果戈里這樣非凡的作家，寫出了《葉甫根尼·奧涅金》和《欽差大臣》、《死魂靈》等偉大作品，卻受到某些人的攻擊，由於得到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卓越的批評家對其作品的藝術價值加以肯定和讚賞，確定了他們在俄羅斯文學的歷史地位，從而促進俄羅斯文學的發展。文學批評對文學創作的發展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當然在對文學作品加以肯定的同時，更需要批評家指出其不足和弱點，及其不良的創作傾向，使我們的文學創作得以健康的長足的發展。我們期盼我們的批評家能夠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創作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這是文學批評家應有的使命，也是《文學評論》應有的使命。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中西文化交流，各種文學思潮，各種文學流派匯集，不論在創作上，還是在文學理論上，都有其獨特的色彩。一直以來，香港不但有她的作家群，積極從事文學創作，也有她的學者群，從事文學的批評和研究工作，無論對香港文學的

研究，還是對中國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研究，以至對外國文學的介紹，都有相當的成就。《文學評論》的創刊將成為他們共同耕耘的園地，使他們的勞動成果得以肯定。我們提倡文學批評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是我們編輯這個刊物不移的宗旨。

香港文學已有逾百年的歷史，而我們尚沒有一部完整而信實的文學史，這是香港文學界深感遺憾的。挖掘和整理香港的文學史料，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一項重要工作。只有掌握充分的史料，才能為文學史的編寫打好穩固的基礎。雖然已有不少文學史研究者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績。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刊物，開發更多寶貴的材料，為建構香港文學史而共同努力。

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這為文學批評提供無比廣闊的空間。我們期望通過這個刊物建造一個兩岸三地文學研究交流的平台。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無論在大陸，還是在海外，對香港文學的研究日益蓬勃，文學史和專著陸續出版，令人目不暇給。我們相信通過這個平台，將促進各地學者對香港文學更為廣泛更為深入的研究，同時促進香港文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文學創作的繁榮。

要辦好這樣一個學術性的刊物，實在是不容易的。我們當竭盡所能把這個刊物辦好，還有賴文學界前輩和朋友們的鼎力支持。

目錄

發刊詞

文學透視

- 黃維樑 資於故實，酌於新聲
——以蘇文擢作品為例論舊體詩的新生命 6
- 璧 華 對香港新詩編選的幾點意見 24
- 東 瑞 尋回人性中失落的珍珠——童真
——香港青少年眼中的兒童故事 30
- 周蜜蜜 我對兒童文學創作的體會 36
- 伍寶珠 淺論八、九十年代香港女性小說的敘事觀點(上) 42
- 閻純德 香港女作家筆下的言情小說
——嚴沁、亦舒、林燕妮、李碧華、
岑凱倫、張小嫻的創作 65
- 古 松 作家筆下的法律執行者 78

作品研究

- 林曼叔 蘸滿血淚的歷史書寫
——重讀司馬璐的《鬥爭十八年》 87
- 裴 雙 敬畏與抗爭的交錯融合
——論《胭脂扣》女主人公如花對命運的態度 103

作家風貌・徐訏專輯

- 莊若江 徐訏香港時期的小說創作
——兼比較與大陸時期創作的異同 113
- 何 慧 徐訏小說的唯美主義傾向 124
- 古遠清 「回到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
——評徐訏的文藝思想 144
- 寒山碧 徐訏年譜 153

文壇史實

- 陳智德 戰後香港的左翼詩歌 163
- 方寬烈 徐訏在香港編《論語》 179

文獻選粹

- 梁漱溟 赴香港創辦民盟機關刊物《光明報》前後 184

新書推介

- 林 起 煙雨人生總是詩
——讀廖書蘭的《煙雨十八伴》 194

編後記

資於故實，酌於新聲

——以蘇文擢作品為例論舊體詩的新生命

黃維樑

一、新詩和舊詩：爭辯和平議

新與舊反義。有人喜新惡舊，有人懷舊厭新。新與舊相反相對，卻也能相輔相成。文學家常言創新，可是新鮮新穎新奇一旦到了新異，就可能走火入魔而為怪異。一到了怪異，連喜新的人也往往會懷舊了。那時候，新舊折中、相濟的論調就會出現。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場持續最久的新舊的爭辯，發生在新詩（或者說白話詩、現代詩）與舊詩（或者說舊體詩）之間。88年前，新文學運動的旗手胡適發表了《論新詩》^①一文，說：

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



蘇文耀教授（1921-1997）

跑到詩裡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表達出高深的理想與複雜的感情。

胡適一連用了三次「決不能」，態度非常偏激。其言論如果和清末黃遵憲、梁啟超等倡用「流俗語」、「新語句」的「詩界革命」說相比，則黃、梁說只是詩界維新，胡說才是真正的詩界革命^②。胡氏舉起新詩的大旗，追隨者眾多，風起雲湧，新詩此後成為潮流；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它甚至成為二十世紀中國詩歌的主流。1950年代台灣的現代派，1980年代大陸的朦朧派，是這個主流的幾個巨浪。不過，反對新詩、維護舊詩的，也代有其人，這裡只舉一個近例。

2006年，88歲的資深學者羅慷烈對記者說：「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白話詩是什麼，白話詩不用學問，只要寫得通，有人捧就行了。」他並表示數十年來一直對新文學沒有興趣^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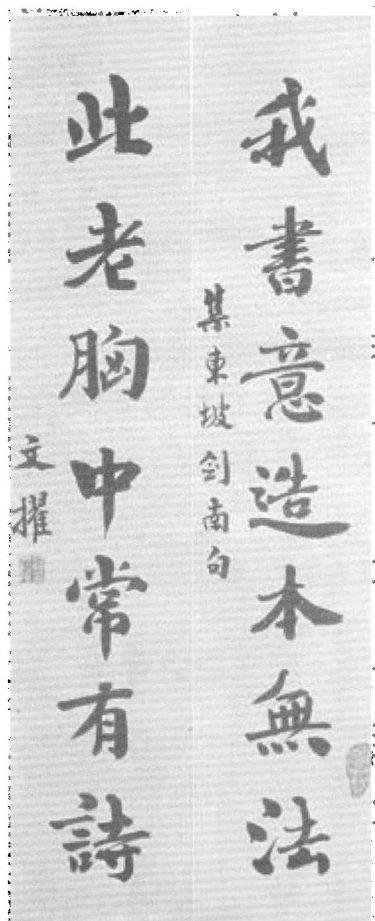
在守舊者眼中，胡適的三個「決不能」簡直是胡夷蠻人的野語；在革新者眼中，羅慷烈直視白話詩為無物，態度實在太過激烈。新詩和舊詩，真的這樣是非異端、勢不兩立？對於新舊詩之爭，多年前筆者已嘗試作折中、持平之論。在197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裡，筆者寫道：新詩用現代口語，「富時代感」，較容易「做到形式與內容配合」；然而，胡適斥舊詩的三個「決不能」是「偏激、錯誤的說法」；另一方面，「舊詩形式整齊、音韻鏗鏘、對仗工巧，……便於記誦」；今人寫作的舊詩，「在目前，在今後，仍有它的一席位」^④。筆者先後有《怎樣讀新詩》和《新詩的藝術》等論著出版，對卞之琳、余光中等的新詩評價尤高，卻從來沒有否定今人所寫舊詩的價值^⑤。在198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裡，筆者肯定了今人所寫舊體詩詞的「古雅之風」、「鏗鏘易誦」，並指出：

絕大部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提也不提五四以來的舊體詩詞；有人講香港文學，完全忽略舊體詩詞，以為它的風騷早已完了盡了，這也是偏見^⑥。

同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則把「古色古香、高人雅士如饒宗頤、蘇文耀、羅慷烈、望雲（曾敏之）、陳耀南等的酬唱詩詞」列為香港文學的一部分^⑦。1980年代、1990年代以至這個新世紀，筆者更先後發表多篇專文評析蘇文耀、黃坤堯的舊體詩^⑧。

這幾篇論蘇、黃的拙作，有共同之處：論的都是蘇、黃寫今事、用今語的舊體詩；而甚少涉及二人純然「古色古香」、「有古雅之風」的那些作品。這原來潛藏了筆者的一個觀點：今人所寫古色古香、純然古雅的舊體詩，固然有其酬唱詩友、娛己娛人的價值，甚至會流芳後世；今人寫今事用今語的舊體詩，在詩藝與前者相當的前提下，應該更具價值，更有傳世的可能。

今人評論同代人寫的舊體詩時，常有其詩似李白、近杜甫或有李商隱之風等說法。蘇文擢《與戎庵先生論詩書》就這樣說：「尊作七律似從義山之濃麗深摯，……五律純為杜音，七古……高者抗手李白矣。」^⑨詩風近二李一杜，這是對時人作品很高的評價了。然而，請注意，只是近似而已，並不是超越，並不是創新。這



蘇文擢教授書法

樣的作品，只落得個復古或仿古的形容。更可議的是，這些似李近杜的復古或仿古之作，往往只有古色古香，而沒有今色今香，因為它們完全沒有讓讀者看到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影子。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千多年前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說：「文變染乎世情。」（文學的演變與時代社會相關）；把這句名言改一個字成為「文學染乎世情」，一樣說得通：文學作品與世情「有染」，有時代社會的烙印。今人寫的舊體詩，多有因為不寫今事、不用今語而不染世情，或者寫今事卻用語古雅而看不到世情。不染世情、沒有時代社會烙印的今人舊體詩，當然有上面說的酬唱等價值，卻也使人不能無惑：這是二十世紀或二十一世紀的人寫的作品嗎？還可能使人生疑：會不會是抄襲古人而來的？^⑨

二、蘇文擢的舊詩：寫今事用今語

香港一位詩人寫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廟附近的烏衣巷，有下面的一首七絕：

更無棲燕烏衣巷，猶有垂楊白鷺洲。

淮水曲環夫子廟，一泓流盡古今愁。^⑩

此詩切地切景，不無詩人的情懷感慨，然而，說它是唐宋元明清人的作品，也是可以的，因為它完全沒有今人今事的任何印記。年前一個香港青年，寫了一首《贈人移居外國》：

一川蘆荻一林霜，立盡窮秋斷盡腸。

歷歷山河空似畫，紛紛鴻雁已成行。
風吹淚頰芙蓉冷，露墜愁眉木葉蒼。
兩夢相逢明月裡，神州同覓路茫茫。^⑩

此詩有情有景，對仗工整，聲韻無失，頗有家國之思。問題是：讀者實在看不到任何與香港此地、九七此時、移民此事有關的語言。本文要舉例論述的蘇文擢（1921-1997）作品就不同了。同樣是寫九七移民，蘇氏的《九七謠》^⑪，多的是「基本法」、「民主潮」、「法制」、「李鴻章」、「天安門」等詞語；開頭的「去即去矣何多言，不去即留毋自煎，胡為癡索居英權，美加澳紐尤紛然」更令人一讀而知寫的是此地此時此事的香港九七移民潮。《贈人移居外國》絲毫沒有時代社會的烙印，古味濃郁；《九七謠》事近語新，絕不可能是仿古或古人的篇章。

《九七謠》寫於1990年，三年後「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彭氏的施政惹起很多爭議，負責香港回歸事務的高級官員魯平曾斥他為「千古罪人」。1993年蘇文擢有《詠彭定康》一詩，「公平」、「民主」、「直選」等現代政治社會辭彙都出現了。此篇對彭氏頗多諷刺，最後四句是：「物價騰無已，薪勞怨有聲；頗疑終誤港，計不到民生。」蘇氏是儒者，一生弘揚孔子之道，常以蒼生為念，句中「民生」二字是其詩作的一個關鍵字。

1991年五百字長詩《長安居——為港局而作》，就涉及民生。蘇氏感時憂港，對「殖民」者起「民運」、搞「直選」、倡「人權」以至收留「越難民」、建設「新機場」等等，都有非議；對樓價「瘋狂」攀升，抨擊尤烈。詩中以「胡人」稱殖民者英國人，說

他們工於心計，如「狼之狠」，又如「老狐狸」：「咄此老狐狸，狡獪聲不揚；陽護而陰傷，巧毒真難當。」在這裡，詩人的民族情緒高漲，此詩大可用近時流行的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文學理論來加以闡釋。香港一向尺金寸土，1990年代初，樓價升勢持續（至1997年而達至驚人的高峰），蘇氏寫此詩時，樓價每平方英尺達三、四千港元，分期付款供樓的中產階級市民，成為論者說的「供樓奴」。《長安居》直言香港居大不易，此詩誠然有白居易「為時為事而作」的精神，帶批判性寫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的色彩。《長安居》關於樓價的片段，除了「人蛇」、「銀行」、「通漲」、「議員」的今物今語為本文所關注外，其夾敘夾議的「今事」——當前時代社會的事件、現象——也值得徵引：

先看樓與地，索價人無良。
廣廈千萬間，豪門暴利忙。
一尺逾三千，升勢尤瘋狂。
購者果誰輩，人蛇繞長廊。
求之銀行貸，子母廿年長。
轉手囤放間，如借屍還陽。
小民勢所趨，飲鴆言甘芳。
全家血汗力，取慰四堵牆。
官府快聚斂，議員管他娘。
通漲此其因，屍咎誰聲張。
壓抑云有計，乃官樣文章。

蘇氏於港事之外，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1988年的《楚蜀長江行》寫景敘事抒情說理兼之，人物山川古今之感貫串全篇。既詠歎「宜昌以西始葛壩」之「安流激電爭天工」，也雀躍於「近聞大官頒新政，傾江欲洗傷痕」^⑩。「傷痕」自然使讀者想起19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1989年有兩首詩，分別向李子誦和曾敏之致意；在風雲中，「螢幕言時淚似繩」、「近事痛心唯疾首」等今事今語成為這首詩的事義（《文心雕龍》「六觀」之一為「事義」）。同年另有《羅馬尼亞近事感賦》一首，從「羅國有黨魁」、「西伯利亞熊」到「東德波蘭匈保捷」，怒述貪暴者的下場，痛論「懸知黨欺人，主義盡咒語」，寄望於「洗心革面謀新圖」。此詩議論縱橫，作者的椽筆從西到東，回到「四十年來大家國」，而以「黃河長江」、「載舟覆舟」作結。

《九七謠》、《長安居》和這首《羅馬尼亞近事感賦》詩寫作至今，已有十多年。寫今事用今語的「時事詩」，如今已有歷史的意義。蘇文擢以其時代社會色彩濃鬱的作品，成為「詩史」，承繼的正是老杜的傳統。

港事國事天下事之外，蘇氏也寫自己的事。他晚年患糖尿病和高血壓，1993年73歲生病時，作《病興吟》既成，數日後再染病入院醫療，出院後寫作《後病興吟》。《病興吟》慨歎「萬類生死間，老病同一律」，從陶潛、杜甫、韓愈至蘇軾，病痛人人都有，誠然「念此眾生悲」。此詩不見「今語」。《後病興吟》迥然不同，它充滿現代醫學的術語，在說明高血壓的成因時，連接十餘句都是這樣，在今人寫的舊體詩中殊為罕見：

一為機械性，血管患淤塞。

三酸甘油脂，膽固醇並積。

心機運作難，病因管道窄。

次為腎臟衰，求血如饑渴。

因之血急行，勢似河溢決。

一闔一辟間，心房感疲竭。

以上所舉寫今事用今語的詩，只是蘇文擢去世前十年間所作詩篇（收於《邃加室遺稿》）的一小部分。寫今事用今語是蘇文擢舊體詩的一大特色，值得大加肯定的。蘇氏詩作的整體表現和成就，不在本文的論述範圍內。下文接著只指出蘇氏寫今事用今語之外的傳統詩學的一面。

三、蘇文擢的舊詩：格律與修辭

蘇文擢的舊體詩，類別多，舉凡五七言絕律、歌行體都有。他吟詠時，遵守各種詩體的平仄、押韻、對仗等格律。上面提到的《九七謠》、《長安居》、《楚蜀長江行》、《羅馬尼亞近事感賦》、《後病興吟》等首，屬歌行體，字數多，格律較寬；即使如此，五言的《長安居》凡五十韻，而他用「七陽」一韻到底，十分難得。蘇氏的律詩和絕句，都嚴守格律。1990年有七絕《見聞十二首》，以下列舉四首，並說明其詩藝、詩教上的特色。

甲，《抗議鏡頭》：

警民對峙各狼奔，到處都傳抗議喧。

頗怪人權高唱日，眼中人賤似雞豚。

乙，《六一天安門兒童節》：

十里平場舊血痕，招來萬個好兒孫。

眼前歌舞紅巾地，去日槍林黑夜魂。

丙，《香港移民潮》

南來北下盡流民，同說天堂好寄身。

天堂正有離巢燕，爭作排空泛海人。

丁，《黑幫爭買樓花》：

巍峨石屎是森林，彈指豪門億萬金。

別有強梁爭染指，傷哉寒士杜陵吟。

甲詩的「警民對峙」、「抗議」、「人權」，乙詩的「平場」（即天安門廣場）、「紅巾」（即紅領巾），丙詩的「天堂」（香港的美稱），丁詩的「石屎……森林」都是寫今事的今語。這些顯示了上面辨之已審的蘇詩的時代社會特色。這幾首詩平仄和押韻都穩當：甲、乙用上平聲十三元韻，丙用上平聲十一真韻，丁用下平聲十一侵韻。這四首詩少用典，只有丁用了：一為「強梁」，指有力者，典出《後漢書·蘇竟傳》；二為「寒士杜陵吟」，用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句意。

寫詩要用「形象思維」，即要多用意象（imagery），即中國古代詩論所說的「景」。用「景」語之外，還要情與景合，情景交融。蘇氏這四首詩，不乏「景」語。意象（形象）包括比喻，用比